

鼓浪学术书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关联研究

# 中国女性 与 中国散文

林丹娅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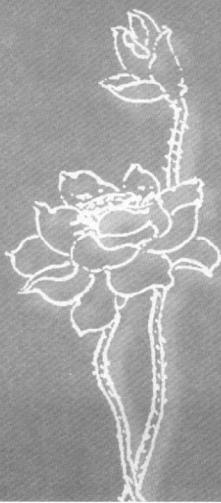


鼓浪学术书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关联研究

# 中国女性 与 中国散文

林丹娅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女性与中国散文/林丹娅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7.8

ISBN 978 - 7 - 222 - 05005 - 1

I . 中… II . 林… III . 女作家—散文—文学创作—文学研究—中国—当代 IV . I 20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15135 号

责任编辑: 陈 迟

装帧设计: 张力山

责任印制: 洪中丽

书 名	中国女性与中国散文
作 者	林丹娅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a href="http://www.ynpph.com.cn">www.ynpph.com.cn</a>
E-mail	rmszbs @ public.km.yn.cn
开 本	889×1194 1/32
印 张	9.5
字 数	240 千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排 版	昆明西恩照排有限公司
印 刷	云南新华印刷二厂
书 号	ISBN 978 - 7 - 222 - 05005 - 1
定 价	25.00 元

尊敬的读者: 若你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发行部电话: (0871) 4194864 4191604 4107628 (邮购)



### 作者简介：

林丹娅，笔名丹娅，1958年出生于福州。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有《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用脚趾思想》、《用痛感想象》、《女性景深》等专著。主编“悦读女性”丛书、《女性文学教程》等。

# 目 录

引 言 ..... 1

**第一章 性别与文体** ..... 4

1.1 女性“诗缘情”辨 ..... 5

1.2 散文“性别性”辨 ..... 13

1.3 清代“妇女文学”极盛辨 ..... 19

1.4 唐代“妇女杂文学”兴盛辨 ..... 26



**第二章 女性与散文** ..... 35

2.1 散文史研究辨 ..... 35

2.2 女性散文无史辨 ..... 48

2.3 古代女性写作迷境辨 ..... 56

目  
录

**第三章 社会变革与女性散文** ..... 68

3.1 散文文体与语言分化辨 ..... 69

3.2 女子教育与参政意义辨 ..... 82

3.3 秋瑾：从闺阁诗到男性诗辨 ..... 96

3.4 秋瑾：从男性诗到女性散文辨 ..... 104

1

**第四章 现代散文与女性言说** ..... 113

4.1 文学革命与现代散文辨 ..... 114

4.2 现代散文与女性写作辨 ..... 126

4.3 冰心：调和理念与万人喝彩辨 ..... 131

4.4 冰心：圣杯精神与母爱模式辨 ..... 140



## 第五章 本质言说：命运嬗变之隐文

.....	156
5.1 女性传承与陈衡哲式求学辨.....	157
5.2 女性突围与陈学昭式倦旅辨.....	168
5.3 女性境遇与白薇式跳关辨.....	175

## 第六章 主体言说：角色异变之檄文

.....	192
6.1 女性解放与谢冰莹式打破恋爱梦辨.....	193
6.2 女性身体与冯铿式一团肉辨.....	198
6.3 女性生育与白朗式无母性辨.....	208

## 第七章 体验言说：意识衍变之形文

.....	217
7.1 性别歧视与萧红式文体境遇辨.....	218
7.2 性别立场与萧红式家国漠然辨.....	232
7.3 男性评价与萧红式越轨笔致辨.....	240

## 第八章 形态言说：气质蜕变之显文

.....	253
8.1 游学遭际与袁昌英式知性辨.....	254
8.2 性情遭际与苏雪林式情理辨.....	264
8.3 革命遭际与杨刚式男性化辨.....	274
8.4 角色遭际与陈学昭式美丽辨.....	285

结语 .....	294
----------	-----

后记 .....	300
----------	-----

## 引　　言

散文，是中国文学文体家族中最为古老的一脉，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文明进程史中，它身负着极为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多重性书写功能，它不仅仅是文学的，同时更是学术的、社会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它曾伴随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萌发、繁荣与衰落的生命过程，无所不至地记载并传输着封建体制下所衍生的一切大至关乎国家社稷国运民生，小至关乎个人命运个体心灵的活动成像，是一个真正在政界、学术界、思想界、文化界、社会生活等领域中充分发挥记载、表达、传播、交际、审美等诸多功用的文体。它在为中国社会文化构成做出特殊贡献的同时，也给自身积蓄了一笔庞大的文学财富，它由此成为中国古代文明史的有机构成。但在这个文明史的有机构成中，却鲜少见到女性散文活跃的身影。今天，当我们回望这个不无庞大的古代文明书写结晶时，女性散文稀缺的事实，浓缩了它灿烂之下的并不文明的历史阴影。

是的，当人们沉浸在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中，走进由汉字建构起来的文学殿堂里，分享着这一人类最富有想象力之一的创造成果时，作为阅读者，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同时还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如此辉煌的文学历史业绩几乎是由男性创造的，女性作家寥若晨星。由此，人们也许会发现这样一个问题：那些在历史中流传千古、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把一种经典的思想、经典的情感、经典的人物形象、经典的意境、经典的品味、经典的题材、经典的文体、经典的范式，通过阅读传输给阅读者，并潜移默化为阅读者的文学经典情结。这个情结通过写作者的写作，反馈于既成的包含有经典情结的文学知识体系，从而更进一步地强化了这个体系，并成为这个体系内部结构的一分子。因此，如果说女性作家在经典作品中的缺席是



引

言

事实的话，那么由此推理出来的这样一个结果显然也会是事实：阅读者，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他所接受的经典几乎就是男性的经典。

在一个由男女两性共同组成的人类世界里，我们只能看到、听到、感受到、欣赏到一种几乎由单一性别创造而构成的文学经典，无论怎么说都是不正常的、有缺憾的，甚至畸形的。

2



那么，文学史中为什么会缺少女性的经典作品，是女性不能创造经典还是她们没有创造经典的机会？是她们的作品没能被阅读成经典，还是她们的作品在经典规范之外？她们是否与男性一起，参与了文学的写作与创造，如果她们没有写或者写得很少，这是为什么？如果她们写了，那么她们写了什么，为什么在文学史上没有她们的地位，鲜见她们的身影？性别与文学的关系，便注定在诸如此类的疑问与审视之中，浮出我们既往的研究视野，成为一个对天经地义的父系/男权制文化下形成的文学知识体系，具有颠覆性意味的全新命题。同时，性别关系反映在文学生产与接受整个互动过程中的诸多现象，也为文化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发育完整成熟、结构严谨严密、富有典型意义的文化事实。把性别分析的视角引进文学研究中，是一种对文学中曾被父系/男权既定的历史无意或者有意遮蔽的书写的敞开。通过对女性与文学关系的探寻，考察文学话语、文学形象对现实性别关系构成的影响与作用，固然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而考察女性写作与文学之间关系状况的历史，给文学自身的发展带来何种变化，促使文学文体产生何种演变，对文学本体研究来说，也具有无可替代的文学意义。

在中国文学研究中，与其说女性写作与文学本体的关系是一个已被注定潜伏于文学史中的问题，莫如说它是一个被惯常的研究思维遮蔽的，从而使人鲜能涉及的研究角度。

如果从性别写作与文学文体这个角度切入研究的话，我们



引  
言

会发现，也许没有哪一种文体会比散文文体更为典型地反映出中国女性与文学的关系。近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与社会演变，使散文这个古老的文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散文从一个与封建专制社会相生相长的、完全具有男性化写作特征与实质的文体，到今天女性可以对其进行全面地充分地书写的文体，内中蕴含着一系列意味深长的、意义深重的关于性别与文学、文学与社会关系的重大因果。可以说，散文向文学的归依与女性对散文的写作，是中国现代散文相对于古代散文的两个最明显的嬗变，而在这两个嬗变之间存在的一些微妙因素与互动关系，影响着现当代散文发展的潮向。正是对中国女性写作与散文文体有这样一个特殊的关系，使我们对这个关系的研究变得饶有意味且意义丰富：本书写作的出发点在于通过对巾帼女性写作与散文文体之间的历史演变与互动关系的考察，既探讨作为散文的文学，如何典型地反映出性别文化与文学本体发展之间的关系，探寻巾帼女性散文写作的文化意义；同时更着眼于探讨作为文学的散文，在其文体发展演变过程中与中国女性写作的关系，呈现巾帼女性散文写作的文学意义。

## 第一章 性别与文体

4



“人类文化可以说并不是没有性别的东西，绝对不存在超越男人和女人的纯粹客观性的文化。相反，除了极少数的领域，我们的文化是完全男性的。”<sup>①</sup> 文学作为文化形而上意识的构成部分，集中体现了“完全男性”的历史。男女性别与各类文体，在古代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人文活动中，都被赋予强烈而鲜明的身份与地位，因之也被赋予各自不同的属性、功能与使命。尽管中国古代女性在总体上始终浸淫于“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社会意识与性别歧视话语中，但她们仍然创作了众多流传至今的诗词佳话，而散文却几近杳无踪迹；尽管古代女性总体上为其性别角色属性所拘，文才不得其展，然就仅有的写作活动来看，仍然可以看出她们对文体有着明显的偏向与爱好。而这种偏向与爱好，显然受制于因其特定的生活境遇与性别气质，形成了她们在文学表现上的狭隘性与单一性。正是这些复杂而微妙的女性写作现象，打开我们考察与厘清性别与文体关系的通道。



<sup>①</sup> [德] 西美尔 (Georg Simmel) 著 顾仁明译：《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第 141 页，学林出版社 2000 年版。



## 1.1 女性“诗缘情”辨

### 一

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收集了从西周初年一直到春秋中叶大约 500 年间的诗歌。其诗歌许多是从民间采集而来，作者不详，但历代都有学者在做考证其诗篇作者的出处乃至性别的工作。如汉刘向的“《列女传》以《芣苢》蔡人妻作，《汝坟》为周南大夫妻作，《行露》为申人女作，《柏舟》为卫宣夫人作，《燕燕》为定姜送妇作，《式微》为黎庄公夫人及其傅母作，《大车》为息夫人作。”<sup>①</sup>中国现代第一部专为女性文学作史的著作是谢无量的《中国妇女文学史》<sup>②</sup>。谢无量在此著作中，专列《妇女文学与诗经》一章，除引上述刘向的考证外，还引《毛诗》的说法，指《绿衣》、《燕燕》、《日月》、《终风》四篇为卫庄妻作，指《泉水》为卫女作，指《二子乘舟》为伋傅母作，指《载驰》为许穆夫人作，指《河广》为宋襄公母作；引《续列女传》的说法，指《墓门》为陈辩女作；引《白虎通谏净篇》的说法，指《相鼠》为妻谏夫诗。现代古汉语学家在进行《诗经》的研究时，有的也对其中作者的性别颇感兴趣，重新考证并确定《诗经》中不少篇章的女性作者身份，如黄典诚的《诗经通译新铨》<sup>③</sup>。从《诗经》中迄今被拟定为女性作者所作的诗篇来看，其内容绝大多数为情爱相思诗。可见诗歌所表现出来的主题思想与题材范畴，所显示出来的写作视野与言语风格，在《诗经》时代，就已与作者的性别有很明显的联系。

<sup>①</sup>《奁史》卷四十四“文墨门二”，古香堂，嘉庆二年。

<sup>②</sup> 谢无量：《中国妇女文学史》，中华书局 1916 年版。

<sup>③</sup> 黄典诚：《诗经通译新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自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男性作为社会主要生产力，作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承担者，担待的是天下苍生；女性作为服事于男性的附属性角色，面对的只是男性个人。正是这种性别与角色的配置，框定了男女性别地位的差异性，造就了性别在文化上的差异性。反映在诗歌创作中，男性作者的创作视野与题材，可上至国家社稷、礼仪教化，下至平民百姓、风俗人情；而女性作者的诗，则大多只写男女私情。然即使是在写男女私情的诗歌中，尽管有如《北风》这样两情相好，远走高飞的自由奔放之诗，有如《卷耳》这样表达对服役在外、不得不分离的丈夫的思念之诗，有如《行露》这样表现对婚姻不自主的不满反抗之诗，有如《褰裳》这样不怕男子变心，自信还有人爱的泼辣之诗，但写的更多的还是怨女怼妇之悲情愁绪的诗歌。这是无法自主自己命运的女性所特有的心理与情绪在诗歌中的反映，反映她们已然不能不、不得不把绝大多数的关注点，放在决定自己命运的男人身上，其所作之诗，满纸几是只闻新人笑、不闻旧人哭的怨情恨意。这样的诗歌范畴显然是为她们所能有的情感范畴所制约，而这样的情感范畴显然是为她们所处的生活范畴所制约。她们所歌咏的主题、题材、风格已显露出当时女性生活的范畴与品质，诗歌主题、取材、意蕴的狭隘，无可非议地显露出女性囿于个体生活狭隘而引发的心理狭隘、情感狭隘与视野狭隘。如《晨风》：

彼晨风，郁彼北林。未见君子，忧心钦钦。如何如何，忘我实多。

山有苞栎，隰有六驳。未见君子，忧心靡靡。如何如何，忘我实多。

山有苞棣，隰有树檖。未见君子，忧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实多。

这首原是思念情人的诗，然思念情人的情意，却在一咏三叹的惟恐被遗弃的强烈歌吟中消弱了。这首诗很典型地反映了



隐藏在相思诗背后的女性恐遭遗弃的真实心理。而有如《谷风》这样以弃妇自叙，作得相当成熟感人的诗，业已把当时女性在情感、婚姻、家庭生活中不能自主的境况，包括男女双方情感与期盼不对等的情况，表现得很是清晰了。《谷风》第一段是弃妇祈求夫君不要对她生气，她希望不管环境怎样恶劣，两人都要同心合力，不相离弃，同生共死；第二段写弃妇被弃后尽管心里老大不愿意，离家的步子迟迟迈不开，但还是被夫君逐出家门，因为他又要新婚：

……

不我能憇，反以我为憇。既阻我德，贾用不售。昔育  
忍育鞠，及尔颠覆。既生育。比予于毒。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尔新错，以我御穷，有洸有  
溃，既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来堅。

此诗大意是：“不与我好，反视我为对头。当初如何诚惶诚恐的凤求凰，如今我生儿育女了，却把我当破帚。你新婚快乐，叫我一生受困苦。你又骂又打，叫我尝尽千般苦，也不念前恩旧情，把我休弃全不顾。”可见当时女性的命运，已全不能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了。与之相映成证的是著名的诗篇《氓》，有论者道为“其揭发男子之薄情负义，男权社会之残酷无理，针针见血，真千古少有之杰作”<sup>①</sup>。然这样一篇被喻为千古少有之杰作的作品，却只是一篇充满悲愤的弃妇自白诗。这首诗从女子受聘待嫁起，叙述女子被男子迎娶进门成妇后，服上侍下，生儿育女，家里家外，田里灶前，起早贪黑，任劳任怨的情景。但妇人不嫌其苦，不变其情，男人却三心二意，以怨报德。惨痛之情，无以抑止。由女子细细叙来，真是前尘往事，点点滴滴，涌上心头。全诗如泣如诉，如歌如赋。诗歌感人至深皆因其用情至专。而用情至专则使诗歌缠绵悱恻，使

<sup>①</sup> 黄典诚：《诗经通译新铨》，第 75 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人无以自拔。这种诗风，到了后世的弃妇诗里，便更为显著。而后世无论是贵妇还是民女所作的相思曲，纯粹缘于两情相好的思念很少，绝大部分都有一个被喜新厌旧、另觅新欢、三妻四妾的男子冷落，或弃之远去而独守空房的背景。只不过，在《诗经》里的弃妇诗，显露出的怨女之音、怨妇之容，还能见其悲愤性情之本色，这也许是上古女性野性犹存的一面。而到了后世，女性愈被男性文化所浸染，愈被男性话语所教化，被男性所伤的怨女怨妇们，所做的诗就只剩下自哀自怜，自伤自叹，自怨自艾了。如隋炀帝时的侯夫人，自缢栋下时，身上遗有锦囊一个，内存诗文数篇，其《自遣》诗曰：

秘洞扃仙卉，雕房锁玉人。毛君诚可戮，不肯写昭君。  
庭绝玉辇迹，芳草渐成窠。隐隐闻箫鼓，君恩何处多。

其《自感》诗曰：

欲泣不成泪，悲来强翻歌。不及闲花柳，翻承雨露多。

其《自伤》诗曰：

初入承明日，深深报未央。长门七八载，无复见君王。  
寒春入胄清，独卧愁空房。

躮履步庭下，幽怀空感伤。平日所爱惜，自待却非常。  
色美反成弃，命薄何可量。

君恩实疏远，妾意徒彷徨。家岂无骨肉，偏新老北堂。  
此身无羽翼，何计出高墙。

性命诚所重，弃割诚可伤。悬帛朱栋上，肝肠如沸汤。  
引颈又自惜，有若丝牵肠。

毅然就死地，从此归冥乡。

生时不受君王青睐，死后意欲以其诗才一博君王怜悯。侯夫人如愿以偿，以荒淫残暴名史的炀帝闻之怜香惜玉起来，不仅厚葬之，且将此诗付之乐府传唱。可见当时有才华的女性所



走的是何等扭曲的人生与文学途径。又如唐玄宗时的江妃采萍，雅好梅花，才比谢女，失宠后意欲仿效汉武帝废后陈娇请司马相如作《长门赋》之故，以挽君心，然因所请无终，故自撰《楼东赋》，一派悲悲啼啼，惨云愁雾。玄宗派人送珍珠给她，因做《谢赐珍珠》：

桂叶双眉久不描，残妆和泪污红绡。  
长门尽日无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

以色事人，诗的内容也就离不了色。色衰爱驰，到了这地步，再清高文雅的才女，也只能是这样破罐子破摔了。

弃妇诗由《诗经》首发先声，不仅展示了中国古代女性的悲剧性命运，也成为中国古代女性写作的悲剧性象征：《诗经》以降，除蔡文姬、李清照可数的几篇忧国忧民、感怀伤世之外，女性流传于世的那些情动于中、哀感顽艳之“杰作”，大都为类似主题、题材、风格所囿。《诗经》中的女性诗篇，一方面反映了女性具有的文学创作的才能，一方面又已然反映了女性在男权制度下所处的劣势生活环境与不良生命状态。把两方面的反映综合起来看，可以说正是女性所处的不良的生活环境与生命形态，框定了她们在文学创作才能上特定的表现形态。

## 二

诗歌因何产生，或曰诗歌产生用以何，从古代诗论中可归纳出两个最基本的观点，即“诗言志”与“诗缘情”。从创作心理学来说，文学创作本源于情感，无论写什么，没有作家的情感，就没有文学创作的原动力，因而“言志”“缘情”二者原不可如此分开，言志本出于性情，无情岂能言志？因此“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sup>①</sup> 是对的。但若从文学构成的元素来看，“言志”与“缘情”的表现目的、修辞手

<sup>①</sup>《毛诗序》。



法、表达功用与审美效应显然各有不同。对生活在性别差异文化形态中的男女作者来说，这二者不同，更显示出巨大的差异。男女两性的社会性别属性一旦定位，即使有女子不顾性别角色的社会规定性，不管“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男权训诫，情动于中而不得不形之于言，还做着这舞文弄墨的事情，那么囿于女性角色的这样一种身份、教养、生活经历之所限所拘，绝大部分也不能在诗中言志，惟差可“缘情”而已，正所谓“丈夫之志，女子之心”<sup>①</sup>也。“志”与“心”性别特质联系起来，成为理与情之别，国家与个人之别，社会与家庭之别。在传统性别文化的浸淫中，女性所能产生的和发生的，只能是被囿于某种特定成色与范畴中的“心情”了。

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的政治家、诗人，他的诗骚因其爱国情操而留名青史，更使他在 20 世纪被推举为世界文化名人。屈原著名代表之作《九章》，其一为《惜诵》，表现诗人在政治上遭受打击后的愤懑心情；其二为《涉江》，叙其流放南下途中的行迹，诉其志行的高远及在不堪境况下坚持理想的心志；其三为《哀郢》，抒其对国破家亡的哀思及对人民苦难的深切同情；其四为《抽思》，抒其见疏于君王，政治不得意，抱负不得展的怫郁心理；其五为《怀沙》，抒其正道直行，虽不容于“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之混世，然绝不妥协，宁以身殉志，“定心广志，余何畏惧兮”的心声；其六为《思美人》，抒其思君而不自达，但又不愿从俗流众之节操；其七《惜往日》，叙其理想不得实现，信仰不得褒扬，为国运民生深感痛惜之下的必死心志；其八为《桔颂》，是作者崇高人格与美好个性的象征；其九《悲回风》，则抒其忧国忧世，遗世独立之忧苦。《九章》以其思想的深厚博大，艺术性的雄美瑰丽而传诵千古，余音袅袅。

---

<sup>①</sup>《卷史》卷三十“肢体门六”。



明代有一嫁与葛家的女子文氏，从小知书达理，为“闺阁之奇才”，早寡后守节，遂“作《九骚》以见志”<sup>①</sup>。文氏之《九骚》，其一《感往昔》，其二《怀湘江》，其三《望洽阳》，其四《矢柏舟》，其五《愀离帏》，其六《伤落花》，其七《临云叹》，其八《待月愁》，其九《抚玉镜》。观其体例，自然得《九章》之真传；察其缘起，明显仿屈夫子之心志，果然甚得古意，然未闻其详前，可先闻文氏之“拟骚并序”，其序曰：“余少时与姑共修闺范，王父授《论语》、《毛诗》。嗣后执蘋蘩之事，各处一方，不幸遭有柏舟之忧，与姑相继遇变，凛凛如登崎岖之阪，夙夜小心，惟德是先……”尔后，再通读全诗，可知文氏《九骚》虽仿屈原《九章》，然形同质异，其“心”“志”大相径庭。屈原虽也遭遇柏舟之忧，抑郁而不得志，然而个人遭遇与命运是与国家人民的遭遇与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有一个广阔的大背景与大视野。屈原有节操，守的是理想信仰的节，操的是国难民患的心，是非分明，曲折自辨。而文氏以一介女子身份，纵然文才敢与前贤比肩，文意堪与古意媲美，然文氏抒的只能是惟德是从的志，守的是对一个男人的节操，便如侯夫人般，连这男人的品行高下都不察不论，这节操又岂能守出高拔的境界来。反映在诗的境界上，二人只能是云泥之分，鹤雀之别。而之所以有此之别，并非文氏无德无才，而是其与屈原的身份不同所致，而其中最明显的因素莫过于性别所造成的不同，性别不同，角色不同，教养不同，生活境遇不同，眼界不同，心志不同，男性志在国家，女性志在男人，欲求不同，久而久之，遂成了各自的本性。而这本性貌似自然，出自自然，一旦表以言说，便俨然天经地义。本性反应于“心”，“心”反映以诗，此心此情，便所谓心情者，在诗中的特定形态便形成了。缘于女性的本性之情，发于诗中，便就是

<sup>①</sup> 谢无量：《中国妇女文学史》第三编（下），第22页。